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御纂詩義折中卷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龔敬身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録監生臣馮堪

謄録舉人臣龍兆懋

御纂詩義折中卷六

齊風一之八

齊國名在禹貢青州之域武王封太公望於此太公惠工商通魚鹽民多歸之故為大國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賦也賢妃御於君所常恐晏起故夢寐之中若有所聞即自驚曰雞既鳴而朝既盈矣又疑非雞之鳴無

乃蒼蠅之聲乎其實匪雞匪蠅蓋緣想成聲無聞而若有聞也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賦也昌盛也夢寐之中若有所見曰日將出而東方明矣又疑非東方之明無乃月出之光乎其實匪日匪月蓋以意造形無見而若有見也前疑於耳此疑於目恍惚若夢故下言甘與子同夢也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賦也蟲飛薨薨則東方果明矣故敬告於君曰雖樂與子同寢然朝臣之會集者待之久而有歸心矣無或以我之故而憎君視朝之晚也嚴粲曰不言因君之故而憎巳反言以巳之故而憎君可謂善於諷規矣

雞鳴三章章四句

雞鳴美賢妃也國之治莫不由於勤政君之荒莫不始於燕昵觀其寢興之早晚而盛衰可知

也齊自太公以來五世之君皆無失德此詩所美未詳何妃大約開國之初尚父之貽謀猶在故人君勤政於外夫人儆戒於内其夙興夜寐戰兢惕厲之精神可以為後世法矣雄長諸侯有以也

子之還兮遭我乎峱之閒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兮

賦也還便捷也峱山名從逐也獸三歲曰肩儇輕利

也獵者交錯於道路且以便捷輕利互相稱譽蓋其
俗尚如此也

子之茂兮遭我乎峱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
好兮

賦也茂質美也好才長也

子之昌兮遭我乎峱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
臧兮

賦也昌盛也山南曰陽狼獸名章潢曰子還子茂子

昌巳譽人也我儇我好我臧人譽巳也並驅從兩人巳皆有能也直述其詞而齊俗之矜夸見矣

還三章章四句

還尚健也國之强弱係於民風好淫靡則國弱尚勇健則國强觀子還之詩其民便捷而雄偉與小戎駟驖伯仲矣視桑中溱洧豈不遠勝哉然羣相角逐則急功利可知矣互相稱譽則喜夸詐可知矣其所長即其所短也君子是以知

習俗之宜慎也齊承太公之遺故其民習兵魯秉周公之教故其民習禮習兵則强而坊表不立故桓公之伯業及身而遂衰習禮則弱而典型常在故魯國之宗社至漢而猶存向使以齊之習兵而再進以敦詩説禮之風以魯之秉禮而再加以内政軍令之寄庶幾哉治臻上理矣故立國之體文武並崇為治之宜剛柔互用不可以有偏也商頌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

優優百禄是遒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

賦也俟待也著與宁同門屏之間也以纊懸瑱曰充耳尚加也瓊玉名華光華也吕祖謙曰昏禮壻往婦家親迎奠鴈御輪而先歸俟於門外婦至則揖以入時齊俗不親迎故女至壻門始見其俟已也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

賦也門内曰庭瑩光潤也吕祖謙曰此昏禮所謂壻

導婦及寢門揖入之時也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黄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

賦也階上曰堂英猶華也充耳一物而三采故先見素次見青次見黄也尚之以瓊其光瑩然如華如英亦一物也吕祖謙曰此昏禮所謂升自西階之時也

著三章章三句

詩序曰著刺不親迎也哀公問於孔子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為社稷

宗廟主何謂已重乎故禮惟天子不親迎諸侯以下皆行之親迎於渭世子之禮也韓侯迎止諸侯之禮也有女同車美得禮也俟我於著刺失禮也春秋於夫人之逆至茍有失禮必詳書之重人倫之始也故曰禮始於謹夫婦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興而賦也履禮也即就也東方之日朝而陽盛以興姝子之德輝充揚也又言當此日出之時而姝子已

在我室夫其在我室者有禮於我而來就見也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

興而賦也闥門內也發啓行也東方之月望而初升

以興姝子之德容盛滿也又言當此月出之時而姝

子乃在我闥夫其在我闥者成禮於我而後啓行也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東方之日美見賢也大夫以禮就見而賢人喜

之也世世之愽好賢之名者亦有矣而患其意之

不誠也禮之不備也又患其言之不合而敬之不永也今之見賢者日出而來其心誠矣履我而即其禮備矣朝來而暮去其言終日相得也將發而猶履其敬始終不倦也以此求賢何賢不至得賢圖治何國不興此太公之遺教與雞既鳴矣賢夫人儆君於内東方之日賢大夫敬士於外洋洋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以此乎國未可量也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賦也言東方未明為時尚早而急遽錯亂至顛倒其衣裳其所以顛之倒之者以有自公所而來召者也未明而來召其寢興無常可知也

東方未晞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之

賦也晞將明之氣也言東方未晞為時更早而倉皇失措至顛倒其裳衣其所以倒之顛之者以有自公所而來令者也未晞而來令其號令不時可知也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辰夜不夙則莫

比也藩籬曰樊菜園曰圃瞿瞿驚顧之貌夙早莫晚也言折柳以為圃樊狂夫見而瞿瞿以其有界而不可踰也晨夜之界甚明乃不能取準而不失之早則失之晚斯緩急皆所以害政也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詩序曰東方未明刺無節也為政固欲其勤然亦必中乎其節寢興號令早晚有時則侍御僕

從以及百官之在公者不致倉皇無煩久待而亦無廢事過於夙則未明顛倒而至於廢寢過於莫則日晏跛倚而至於廢食臣下不勝其勞而事亦多至於悮故遲速有節實為政之要務不可不加意也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

比也崔崔高大貌狐邪獸也綏綏求匹之貌魯道適

魯之道也蕩寛平也齊子謂文姜也由從也婦人謂嫁曰歸懐思也止語詞朱子曰南山雄狐以比齊襄居高位而有邪行也且文姜既歸於魯矣襄公何為而又思之乎

葛屨五兩冠緌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

比也朱子曰兩二屨也緌冠飾也屨必兩緌必雙物各有耦不可亂也庸用也用此道以嫁於魯也從相

從也

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止

興也蓺樹也東西曰衡南北曰縱我疆我理南東其畝是也鞠養也言欲蓺麻者必治其田畝欲娶妻者必告其父母魯桓之娶文姜也告於惠公之廟而來則是既告父母矣何為不防之以禮而養成其姦哉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

止曷又極止

興也克能也極窮也呂祖謙曰納之不正容有不敢制者桓公既以禮納文姜矣曷為又縱其姦而至於極也朱子曰此詩前二章刺齊襄後二章刺魯桓也

南山四章章六句

南山刺內亂也春秋桓公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齊侯送姜氏於讙所謂齊子由歸也夫人姜氏至自齊所謂既曰得止也十有七年公會齊

侯紀侯盟於黄平齊紀也齊欲滅紀曷為與紀平欲媚魯以會文姜也所謂曷又懷止也十有八年公會齊侯於濼齊侯邀文姜也所謂曷又從止也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夫人在會也公令夫人在會是養姦也所謂曷又鞠止也會畢而遂如齊公從夫人也夫人從齊侯公從夫人是縱姦也所謂曷又極止也因是而公薨於齊迨其後也齊襄亦被弑矣新臺南山之事聖人

所不忍言而經存之者所以示戒也淫亂之禍不弑則亡是故新臺賦而衛滅株林賦而陳亡南山賦而魯桓弑於前齊襄弑於後天有顯道固若是其不爽也可不戒哉

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比也田耕治之也甫大也莠亂苗之草也驕驕高張之貌忉忉煩亂也朱子曰言無田甫田也田甫田而力不給則草盛矣無思遠人也思遠人而人不至則

心勞矣以戒時人厭小而務大忽近而圖遠將徒勞
而無功也
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
比也桀桀侵陵嘉穀更甚於驕驕矣怛怛慘切傷神
更甚於忉忉矣輔廣曰田甫田妄作者也思遠人妄
想者也妄作則事不遂妄想則心徒勞
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
比也婉孌少好也丱兩角貌未幾不久也突忽然高

出之貌弁冠名朱子曰言總角之童見之未久而忽然戴弁以出者非其躐等而強求之也蓋循其序而勢有必至耳此又以明小之可大邇之可遠能循其序而修之則可以忽然而至其極若躐等而欲速則反有所不達矣

甫田三章章四句

甫田戒貪功也齊之為俗急而夸夸則不安其常急則不循其序詩人戒之故賦甫田也中庸

曰君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夫君子崇德原欲其高然非無自而高也君子廣業原欲其遠然非無自而遠也循循於卑邇拾級以上不期其高登之既久不自覺而已高矣跬步以往不期其遠行之既久不自知而已遠矣是故學戒其躐等而治戒其欲速急求有功必致無功明其道不計其功而其功乃大也易曰積小以高大無田甫田之謂也書曰邇

可遠在茲無思遠人之謂也又曰厥德修罔覺

則突而弁之謂也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

賦也盧田犬也令令頷下環聲美壯大也仁稱頌之

詞言其素有仁人之稱如令聲之遠聞也齊俗好獵

故見人之牽犬者美其犬而并美其人也

盧重環其人美且鬈

賦也兩環相貫曰重環鬈髮美也長而盤曲有如重

環也

盧重鋂其人美且偲

賦也一環貫二曰重鋂偲鬚鬢美也多而下垂有如重鋂也以人犨犬其事可鄙而互相誇羨如此其國可知矣是故俗之所貴道之所賤庸人之所艷君子之所惜也

盧令三章章二句

詩序曰盧令刺荒也民荒於獵不務正業也昔

先王之居其民也樸者散於田野其器犁鋤蓑笠其人敦厚力田秀者聚於庠序其事詩書禮樂其人孝弟忠信習而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士之子恒為士農之子恒為農今也髽偲且仁之人而日携犬以遊是秀者失教也里巷行道之人皆艷稱其犬是樸者失業也士失教則人才壞農失業則風俗衰猶且互相稱美恬然而不以為非則世道之變不知其所底也故詩

人憂之而賦此述其美者怪美之者也所美非

所美也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比也敝壞笱罟也魴鰥大魚齊子謂文姜也歸復歸

於魯也曷爲復歸魯前孫於齊也魯桓之薨於齊也

文姜與焉是弑君也齊襄内亂文姜弑君有王者作

比而誅之寧待問哉今齊襄晏然君齊文姜公然歸

魯是法敝也故言笱敝不能制魚以比法敝不能討

賊所謂網漏吞舟也其從如雲言其盛也是齊人送之而魯人亦迎之可傷已

敝笱在梁其魚魴鱮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比也鱮亦大魚如雨言其多也雲降而為雨也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比也唯唯出入之貌以比文姜前出魯而入於齊今出齊而入於魯也如水言其流也雨集而成水決東則東決西則西順流而不可止也

敝笱三章章四句

敝笱刺法壞也哀姜與弒閔公而孫於邾僖之元年夫人姜氏薨於夷齊人討之也取之於邾而殺之於夷也不書殺無譏也以為當殺也書齊人以歸譏之也與乎弒則義已絕不可以附葬不可以祔廟則不歸可也文姜之罪甚於哀姜而乃縱之歸齊襄固不容誅抑魯人亦有過焉宋襄公之母被出尚且終身不歸況與弒而

孫焉者乎孫而又容其歸則無以處之矣異日之會齊侯自此歸始也春秋不書文姜之歸國史失之也删詩而存敝笱所以補春秋之闕也故曰詩與春秋相表裏者也

載驅薄薄簟茀朱鞹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賦也薄薄疾驅之聲簟竹席也茀車蔽也鞹革也以朱漆革亦車蔽也發夕夜行也朱子曰齊人刺文姜乘此車而來會襄公也

四驪濟濟垂轡濔濔魯道有蕩齊子豈弟

賦也黑馬曰驪濟濟美貌濔濔柔貌豈弟和悅也溫

色甘言以悅其下欲以蓋其醜也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翺翔

賦也汶水名在齊南魯北境上湯湯大貌彭彭多貌

言汶水之旁大道之上行人甚多而文姜翺翔於其

際曾無慚恥之心也

汶水滔滔行人儦儦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賦也滔滔流而不息也儦儦來而不絶也范處義曰發夕則以宵而逝猶有自赧之意豈弟則安然樂易巳無自愧之色翺翔則廻翔從容而後去遊敖則縱觀愜適而忘返是也屢言魯道有蕩易詞也坦然直往曾無阻厄之者蓋魯人不恥而齊人恥之也

載驅四章章四句

載驅刺文姜也公然播其惡於衆也齊襄文姜無責耳矣是魯莊之罪也文姜義當絶乃使歸

為夫人歸已非矣又使出會齊侯是重辱國也

春秋桓公十八年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公薨於齊莊公元年夫人遜於齊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於禚四年夫人姜氏享齊侯於祝丘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七年夫人姜氏會齊侯於防又會齊侯於穀比事以書而莊公之罪著矣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

賦也猗嗟嘆詞昌盛也頎長貌抑若揚俯仰得宜也美目揚瞻視高遠也巧趨蹌疾徐中節也射則臧言惟射則臧餘無可述也此則其猗嗟之意微露於言外也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

賦也名眉秀也傳云目上曰名是也清目黑白分也儀成言其終事無違也正侯之中也姊妹之子曰甥

我甥齊人謂之也夫甥者因其母而名之也親其母獨不念其父乎抑思舅氏之於父何如而猶曲盡甥禮如此也此則其猗嗟之事顯露於言中也

猗嗟孌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賦也孌儀容麗也婉眉目好也選異於衆也貫中而貫革也反復中其故處也言莊公射藝之精可以禦亂如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之類是也然能禦其細

而不能禦其大此則其猗嗟之心有所不忍言也

猗嗟三章章六句

詩序曰猗嗟刺魯莊公也夫齊襄者魯莊不共戴天之仇也莊公而明於為子之道也者以射宋萬之僕姑親貫齊襄之胸可也顧乃畏齊之强狥母之欲已不可以為人又與之狩是亦不可以已乎春秋書公及齊人狩於禚夫禚齊地也曷為狩於禚公如齊也公曷為如齊朝襄公

也朝則曷為狩誇其善射也曷為與齊人狩齊襄甲公也公不恥也而誇其善射其所以自炫者乃其所以自辱也三言猗嗟深嘆之也

齊風十一篇三十四章一百四十三句

魏風一之九

魏國名本舜禹故都周初以封同姓左傳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其地陿隘而民勤儉有聖賢之遺風焉後為晉獻公所滅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襋之好人服之

賦也糾糾繚戾之狀摻摻猶纖纖也要裳腰襋衣領好人士大夫之通稱魏俗尚儉故葛屨不宜履霜而謂可以履取其價廉也纖手不必縫裳而謂可以縫取其習事也不止縫之而已又要之襋之而好人即從而服之此其儉不中禮宜若可訾然勤而不怨貧而能安詩人有取焉以為此可美而不可刺也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維是褊心是以為刺

賦也提提安舒之意宛然曲遜之貌辟與避通左辟讓也以右為上故讓而避左也揥所以摘髮象骨為之故曰象揥此句之上疑有脫文象揥婦人之飾也魏之風俗大約男事耕耘垢衣敝履而見客則必致敬女操井臼裙布釵荊而行禮則必致飾故葛屨之人皆能宛然左辟縫裳之女有時佩其象揥乃實事也此則儉而有禮更無可刺所可刺者以其心褊也

蓋俗過於儉則計較錙銖而有吝嗇廹狹之意惟此是以為刺而餘無譏焉嘉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葛屨廣儉也魏本舜禹之故都其地陿隘而民貧俗儉有聖賢之遺風焉雖過儉亦致褊心之刺然民勤事而習禮勤事則易富習禮則易教既無鄭衛之淫靡并非齊秦之夸悍天下之俗

莫善於此故刺褊心正所以廣儉德也昔季札觀樂為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左辟象揥所謂大而婉乎葛屨縫裳則儉而易行也為上者能用其勤儉而輔之以德使無褊心則明主之所為也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興也汾水名沮洳下濕之地莫菜也無度言不可限

量也殊賓異勝也公路官名以卿大夫之餘子為之言下濕之地不無可采之菜以興單寒之中不無可用之才也彼其之子雖處卑賤而志意高遠不可限量觀其美之無度較之公路實有過之無不及焉乃專用公路而不采之子豈不惜哉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興也一方水外之地也英華也才學充美有如英華

也公行官名以卿大夫之庶子為之

彼汾一曲言采其藚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興也一曲水灣之處也藚澤舄如玉德性堅潤也公族官名以卿大夫之適子為之春秋閔公元年晉滅魏至宣公二年五十有四年矣晉始有公族餘子公行則此詩所言皆魏官也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汾沮洳刺遺賢也古者諸侯世國大夫不世官故草野之秀皆得登庸所謂立賢無方也周室東遷王命不行政逮大夫而卿皆世及并官其子弟為公官於是乎世祿之家專執國政單寒之子無由上進矣以魏之蕞爾而備有公路公行公族之官使越在草莽者雖美如英玉而不得采用官人以世野有遺賢君子譏之異日者三家六卿之事皆兆於此矣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興也殽食也合曲曰歌徒歌曰謠其語辭朱子曰詩人憂其國小而無政故作是詩言園有桃則其實之殽矣心有憂則我歌且謠矣然不知我之心者見其歌謠而反以為驕且曰彼之所為已是矣而子之言獨何為哉蓋舉國之人莫覺其非而反以憂之者為

驕也於是憂者重嗟嘆之以為此之可憂初不難知彼之非我特末之思耳誠思之則將不暇非我而自憂矣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興也棘棗之小者聊且略之辭歌謠之不足則出遊於國中以寫憂也罔極謂責人無已也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詩序曰園有桃刺時也魏小而偪於晉事有可憂而當國者不知且自以為是也附和者同聲是之有知而憂之者且羣起而非之於是無識之人隨俗浮沉置是非於不問而可憂之事果無有知之者矣其獘皆由於膜視國政而不與分憂不思故至此也庸臣誤國大抵如斯勿思一語辭婉而意深矣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賦也爾雅云山有草木曰岵上猶尚也旃之猶可也

朱子曰孝子行役不忘其親故登山以望其父之所在因想像其父念已之言曰嗟乎我之子行役夙夜勤勞不得止息又祝之曰庶幾慎之哉猶可以來歸無止於彼而不來也張栻曰述已所以念父之意未若思父所以念已之心為深切也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賦也爾雅云山無草木曰屺季少子也無寐不暇眠也呂祖謙曰無棄言無棄母而不歸也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賦也山脊曰岡必偕言與其儕同作同止無獨行以犯難也無死言父母俱在無輕生以至於死也

陟岵三章章六句

詩序曰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既從王事似不得復顧父母而聖人錄陟岵者教天下以中道也夫軍旅之際原不可貪生而失之怯亦不必輕生而傷於勇此其道惟在於慎慎之云者詳審而斷以義也猶來云者原非期以必來也義猶可來乃望其來蓋欲其立功而生還非教以貪生而苟免也采薇之詩曰我行不來義

不可來也能致其身乃不辱其親盡忠亦所以

全孝也陟岵之詩曰猶來無死義猶可來也終

君之事而復不背親之恩盡孝正所以全忠也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賦也十畝之間所受場圃之地以毓草木者也桑者

採桑之人也閑閑逍遥之貌行將還歸也朱子曰賢

者不樂仕而思與其友歸於農圃故其辭如此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賦也泄泄舒緩之貌逝往也還於十畝之間者不得志於朝而思歸隱也逝於十畝之外者不得安於家而思避世也葢時愈難而志愈遠矣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

詩序曰十畝之間刺時也夫君子之仕也原欲受事以宣勞豈好逸哉乃有時而思逸者非果於忘世也或事權不屬欲勞而不得或時勢難為徒勞而無功故不得已而羨人之逸也魏國

之政史不詳載觀詩之所詠君子不欲仕於朝而思就桑者之閑閑小人不欲耕於野而往適樂土之得所此其國事尚可問哉宜其為晉所取也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比也坎坎用力伐木之聲檀木可為車者寘與置同

干厓也水波曰漣猗語辭種之曰稼斂之曰穡胡何也一夫所居曰廛縣與懸同貆貉類素空也魏君棄君子而用小人詩人傷之故言坎坎伐檀本以為車而行陸今乃置之河干則無所可用但見河水之清漣而已所謂泌之洋洋可以樂飢者與而在位之小人乃不稼穡而取禾不狩獵而縣貆無功而食此胡為乎因言彼伐檀之君子乃真不素餐者而偏不得餐為可惜也黄櫄曰言君子有其功而無其禄小人

有其祿而無其功也呂祖謙曰此旁觀者之辭若伐檀之君子方陶陶然不改其樂豈較短量長者哉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比也輻車輻伐檀以為輻也直流而不返也十萬曰億禾秉之數也獸三歲曰特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

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飱兮

比也輪車輪伐檀以為輪也水旋成文曰淪囷圓倉也鶉鶴屬熟食曰飱

伐檀三章章九句

詩序曰伐檀刺貪也昔先王之詒禄也以酬功也禄必當功無功者不得冒焉故朝無倖位而國無廢事魏國之政乃至無功而貪者食禄有

功而廉者樂飢於是乎廉者益勵其廉而遁於寬閑寂寞之濱貪者益肆其貪華衣鮮食魚肉小民而不知止身受者視為固然旁觀者乃激而為不平之鳴也夫立國之道首在求賢而次在課吏彼汾沮洳如英如玉而不采其不能求賢可知也河干伐檀不狩不稼而素餐其不能課吏可知也用人如此其何以為國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

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比也碩大也大鼠善於竊食故以比貪人也三歲言其久也貫與慣同久而習也顧念逝往樂土賦輕之處也國不重斂則得以安其生故曰得我所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比也德恩惠也直伸也其國有道則得以伸其志故曰得我直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比也食黍食麥猶待其熟也食苗則榖未熟而已徵斂矣勞苦也莫我肯勞言不肯以我為苦也永號長呼也傕科之聲也言適彼樂郊則誰復往而追呼者乎盖厭聞其聲以為得免於此即樂也苛政猛於虎信哉

碩鼠三章章八句

詩序曰碩鼠刺重歛也魏之為國地狹而民貧寬以撫之猶懼不競而乃重歛者未必不因國小起見也國小而介於强大則役繁而賦寡財不足以集事則必至於加賦賦加則民愈貧民貧而賦不減則輸納不前於是乎廹之以追呼威之以敲扑非不知民之苦也而莫肯以為苦者謂民愚且弱雖苦之不至於怨叛不知苦之甚而至於不可受則逝將去之矣敵之來也猶

有計可以禦之民之去也則無術可以留之至於民去而後知向之重斂乃為敵積也故魏風終於碩鼠

魏風七篇十八章一百二十八句

御纂詩義折中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御纂詩義折中卷七至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韓敬身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錄舉人臣龐兆懋

謄錄舉人臣金拱閶

御纂詩義折中卷七

唐風一之十

唐國名本帝堯舊都周成王以封弟叔虞其俗勤儉質朴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焉後改號晉仍謂之唐者從其初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賦也蟋蟀蟲名歲莫而蟋蟀猶在者蓋其種類甚多如促織竈馬在煖屋中皆能度冬也除去也大康過於樂也職主也居所處之位也瞿瞿却顧之貌思其居故常内省也朱子曰唐俗勤儉其民終歲勞苦不敢少休及歲晚務閒乃敢相與燕飲為樂然其憂深而思遠也故方燕樂而又遽相戒曰不已過於樂乎盍亦顧念其身之所居者使雖好樂而無荒若彼良士之長慮而却顧焉則可以不至於廢事也蓋其民

俗之厚而前聖遺風之遠如此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

賦也逝往也邁去之速也外所居之餘也所居之外凡有關於居者皆思之也蹶蹶敏於事也思其外故常勤勉也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賦也役車載任器以供役者歲晚則役車休農工畢也慆去而不返也憂意外之患也思居思外思其常也思憂思其變也休休安閒之貌能思憂則無憂矣故休休也

蟋蟀三章章八句

蟋蟀勸思也人情莫不好樂然患大康而至於荒荒則失業將有憂矣荒則失心并不知其有憂矣故治荒莫若思思者心之職也思欲其詳

又恐其雜故貴慎也思欲其深又恐其遠故貴近也欲近而慎必先思居居者所處之位也素其位而思則無處不有當為之事不敢雜矣無時不有當盡之功不暇遠矣故曰思不出其位也不出位則位之外可不思矣而又思其外者何也外者居之餘也一身以外皆人也一室以外皆地也上下四方之地親疏遠近之人皆念及之而後一室之内可以久處故思其外正所

以安其居也如是則有備無患矣然而人之患常出於所備之外苟自謂無患則荒而失心勢必荒而失業以至於憂而不救故常恐其有憂而必思之似可以無憂而亦必思之於是乎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矣故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興也樞刺榆也榆白枌也婁亦曳也宛坐見貌愉樂也言山之有樞隰之有榆供人用也今子有衣裳而弗曳婁有車馬而弗馳驅夫其不用是欲常保其有也而不知一旦溘逝其所有者乃為他人用矣一生辛苦而他人是愉豈不大愚也哉

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興也栲山樗也杻檍也考擊也抑之詩曰夙興夜寐

洒埽廷内維民之章關雎之詩曰窈窕淑女鐘鼓樂之然則埽廷内而考鐘鼓亦政教所關非小節也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興也易曰需于酒食貞吉禮記曰君子無故不去琴瑟然則酒食琴瑟亦禮樂之大端也朱子曰人多憂則覺日短飲食作樂可以永長此日也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山有樞廣儉也昔先王之教人勤儉以致富者非徒備物蓋將以用之也因所有而善用之則所以厚生者即所以正德是故曳婁衣裳以章身也馳驅車馬以立功也洒埽廷内以行禮也考擊鐘鼓以奏樂也酒食可以娛賓琴瑟可以和志喜樂可以陶性永日可以引年此則所謂國奢示儉國儉示禮乃富而教之之實功豈徒曰及時行樂已哉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比也鑿鑿巉巖之貌襮領也諸侯之服朱中衣而繡黼領此云素衣朱襮降於諸侯也子指桓叔也沃曲沃也晉昭侯封桓叔於曲沃晉弱而曲沃强故詩人憂之言揚水緩弱而白石巉巖水之力不能轉石以比晉之力不能制沃也素衣朱襮始封之服也從子于沃從封之官也既見君子得預其政也桓叔得大

邑已從之而預其政則宜樂矣而若有不樂者何哉

自問之詞也

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子云何

其憂

比也朱繡即朱襮也襮上繡為黼形也鵠曲沃之邑

也曲沃為都而又有旁邑見封地之廣也憂則更甚

於不樂矣

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比也粼粼水清石見之貌命桓叔之令也既見君子故得聞之聞之而不敢告人此則其不樂而憂之故也夫不敢告必有不可告者也不可告而又告人曰不敢告則不啻告之矣嚴粲曰不敢告人正所以告晉也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揚之水憂晉也晉穆侯之太子曰仇其弟曰成師穆侯卒仇立是為文侯文侯卒昭侯立封成

師於曲沃是為桓叔師服諫曰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其後晉潘父弑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此蓋桓叔受封之初與潘父有成謀詩人聞之而微其詞以告人也夫既從桓叔而乃露其陰謀豈非負恩哉聖人錄之者重公義也凡受君恩而以國情告賊者是助逆也聖人之所誅也受私恩而以賊情告君者是反正也聖人

之所與也詩錄揚之水教人不以私恩廢公義也侯犯以郈叛叔孫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惟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駟赤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叔孫稽首駟赤卒出侯犯而以郈歸叔孫能反正矣知此詩之義矣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且

興而比也椒樹名其實辛而烈聊語助詞朋比也且歎詞遠條長枝也曲沃强盛詩人憂之故言椒聊之實蕃衍則盈升矣彼其之子碩大則無朋矣又言椒聊遠條者歎其枝遠而實益蕃以比曲沃之子孫日盛將為晉國之患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匊彼其之子實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

興而比也兩手曰匊篤厚也鄧元錫曰碩大無朋況

大都耦國也碩大且篤況厚施得衆也嚴粲曰此詩言桓叔之強而不及昭侯其意則憂昭侯之弱而非主桓叔言在此而意在彼也

椒聊二章章六句

椒聊惡曲沃也左傳曰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大小有等所以強幹弱枝也晉之曲沃大都耦國矣桓叔之子孫日衆必有繁枝傷本之患坐視其強盛而不為

之所非奮發而剪其宗親則隱忍而釀爲篡奪
事有必至勢難兩全故詩人預料而深憂之也
春秋諸國私邑强而公室卑者多矣獨曲沃哉
故分封之初都邑之大小不可不熟計也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
此良人何
賦也綢繆纏綿也良人夫稱也國亂民貧婚姻不能
備禮故當初婚之夕而酒饌不設但有綢繆之束薪

而已燈燭稀微但見三星之在天而已凄凉如此此何夕也而乃見良人則良人之艱窘可知也子兮子兮見者相謂也良人家貧無以為禮而見者亦貧不能資助故共相嗟嘆以為無如此良人何也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賦也隅東南隅也昏見之星轉而在隅夜已久也邂逅新婦至而行禮也其禮草率如人之邂逅相遇也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賦也戶在室南在隅之星轉而在戶夜已分也粲美也粲者謂新婦也

綢繆三章章六句

綢繆憫貧也晉與曲沃屢世搆兵民貧日甚不能備物故冠婚無以為禮也一家凋敝比戶皆然故親友莫能相助也如此詩之所詠其由來

非一朝矣沃之椒聊蕃衍私家曰富也晉之東薪綢繆公室曰貧也歷觀春秋諸國大抵諸侯虐用其民而大夫庇之民之所歸財之所聚故公室貧而私家富諸侯猶不悟而多取於民以使之曰貧豈不愚哉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興也杕特生貌杜赤棠也湑湑潤澤貌踽踽無所親

也比輔佽助也朱子曰杕然之杜其葉猶湑湑然人無兄弟則獨行踽踽曾杕杜之不若也鄧元錫曰他人不如同父一本故也吕祖謙曰苟他人可恃則行道之人胡不自相親比人無兄弟胡不外求佽助蓋深曉晉君以行道之人必不相親苟非兄弟必不相助也

有杕之杜其葉菁菁獨行睘睘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興也菁菁盛貌睘睘無所依也同姓同祖也

杕杜二章章九句

杕杜刺晉君也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也夫曲沃之子孫日衆矣晉君不之憂也而又疎忌其兄弟椒聊杕杜比而觀之孰存孰亡不待智者而後知矣抑沃之桓叔莊伯以晉無兄弟之故而取其國乃獻公又忌桓莊之子孫而戮之文公以後中軍執政不用公族

卒為六卿所分遠兄弟而親他人後先相望也

前覆而後不鑒何哉

羔裘豹祛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賦而比也祛袂也羔裘豹祛大夫之服也羔能羣而豹有力以比大夫之仁且勇也居居聚而不散也言大夫能仁而且勇吾人自聚而不散非無他人之可歸以子之故不忍去也

羔裘豹褎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賦而比也襃猶袪也究究集而能安也鴻鴈之詩曰其究安宅是也

羔裘二章章四句

羔裘美大夫也潘父之弑昭侯也晉人立孝侯莊伯之弑孝侯也晉人立鄂侯武公之弑哀侯也晉人立小子侯以曲沃之强暴而晉屢世立君者此必有大夫焉能撫其民而用之其民不散故其國猶存也羔裘之所美意者即其人與

豈無他人謂曲沃也言不歸沃而歸晉者惟大夫之故也夫晉雖弱人君也曲沃雖强人臣也弑君之賊人人所得誅也大夫能於危亡之際留已去之人心扶弱君以討强臣事之不濟則天也豈人謀尚有可訾哉詩録羔裘所以嘉危時之義士憫弱國之孤臣爲後世勸也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興也肅肅羽聲鴇鳥名毛傳曰鴇之性不樹止苞叢
栩櫟也孔頴達曰盬與蠱同壞也靡盬言不可壞也
蓺樹怙恃也晉人困於征役言鴇不樹止而今集于
栩是失所也民以王事之故不得養其父母亦如鴇
之失所也何時而能有所乎無所告而訴於天也
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
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興也極已也黄佐曰征役已則得耕田以供子職矣

肅肅鴇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

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興也行列也常復其常也人有常道能復其常則亂

定而征役可已矣

鴇羽三章章七句

詩序曰鴇羽刺時也春秋隱公五年王命虢公

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桓公九年虢仲芮伯欒

伯荀侯賈伯伐曲沃所謂王事也伐曲沃而不

能克立晉君而不能定所謂靡盬也晉人以此之故征役不已而至於失所原其始皆由於失常夫常者人之倫也君君臣臣是謂倫常今曲沃以大夫而篡弑臣失常矣王命不能行於曲沃君亦失常也至於王命不行則亂無由定矣無所可望故望天也所望天心厭亂牖我王心赫然勵精以圖治則君能出令誰敢干之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則曲沃之篡弑不作而虢

公號仲之征役亦已民乃得蓺黍稷稻粱以養其父母上下皆復其常矣故有常而後有極有極而後有所此實撥亂返治之要道非空言也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有常之謂也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賦也衣七七命之衣也侯伯七命子謂武公也史記曲沃桓叔之孫武公伐晉取之盡以其寶器賂周釐

王王使虢公命曲沃伯為晉侯曲沃人喜之故言此七命之服自莊伯以來舊有之焉然不如子之衣乃新命於王為安且吉也吉之云者既受王命則諸侯不得而討之也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賦也衣六六命之衣也天子之卿六命燠煖也燠之云者謂既受王命則可久享晉國之富强也

無衣二章章三句

無衣傷世變也武公之罪大矣是王法所必誅也釐王貪其寶器誅討不加而爵命之是彰賂而教弑也異日者魏斯韓虔趙籍相繼而起又移所以命武公者命三卿矣隄防一決其流潰而不可止也抑武公簒弑而以賂得命豈不自雄其計不旋踵而已之大夫亦效其所為也出爾反爾可不戒哉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曷

飲食之

比也道左僻處也噬發語詞曷何也朱子曰此人好賢而恐不足以致之故言杕然之杜生於道左其蔭不足以休息如已之寡弱不足恃賴則彼君子者亦安肯顧而適我哉然其中心好之則不已也但無自而得飲食之耳夫以好賢之心如此則賢者安有不至而何寡弱之足患哉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

飲食之

比也周曲也朱公遷曰道左則僻道周則迂杕杜生于偏僻迂迴之地力薄位卑有若此矣彼君子者適我且不肯況肯來以遨遊乎以意之淺深為次序也

有杕之杜二章章六句

有杕之杜美好賢也武公以簒得國諸侯不與也然以逆取之能以順守知立國在於得人故欲君子見輔而飲食之雖其心未必一出於正

而其迹則與中心好賢者無異盖亦有足多者故詩人美之也厥後晉之卿材輩出如狐趙欒郤荀范韓魏之祖皆起於武獻之間文公悼公借衆賢之力以相繼為伯於天下武公啟之也以逆取國故卒有瓜分之禍以順守之故遮主中夏之盟春秋之法功罪不相掩故無衣杕杜並存於經所謂惡而知其美賞罰之公也

葛生蒙楚蘞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賦也蘞草名此婦人夫亡送葬而思與同穴也言葛生蘞蔓在此曠野予心所美乃亡於此誰與同居乎塊然獨處而已

葛生蒙棘蘞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賦也域塋域也言葛生蘞蔓在此塋域予美乃亡於此誰與同室乎子然獨息而已何指曰此其夫所葬之地也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賦也角枕錦衾斂襲之具此臨其穴而望之也言棺木之内衾枕鮮明予美亡此誰與同寢乎獨宿至旦而已念及此則守節而與之合葬誼不容已矣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賦也居墓也言夏日永冬夜永百年之内無時不思要死而相從耳歸于其居則有與同處矣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賦也室壙也歸于其室則有與同息且同旦矣

葛生五章章四句

葛生美思婦也性情純篤而又不過於激烈此婦人苦節守志從一而終之正道故聖人有取焉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比也苓菌也首陽山名巔頂也舍置旃之也言采苓者必至首陽之巔親見其苓而後采之也人之為言

未嘗目覩則姑勿遽信即使其言近理可信亦姑置之勿遽以為然而徐察之則讒言胡得行哉張榜曰讒人似是之言能投於卒然之頃而不能不露於徐察之後故舍旃舍旃為止讒之法也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為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比也苦苦菜名與許也信之則許之矣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為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

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比也從聽而行之也許之則行之矣謂無稽之言且勿信之即信其言勿許其事即使許之且勿行之但姑舍之置之不議不論則情偽自見矣

采苓三章章八句

詩序曰采苓刺晉獻公也夫驪姬之譖申生其事至易明也曲沃之胙置諸宫中已六日矣未有毒在肉中六日而不腐者茍亦無信則其情

立見而惜乎其遽信而遽從之也唐德宗以郜國公主之故欲廢太子而立舒王李泌爭之且請從容三日究其端緒閒一日上開延英殿召泌流涕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太子仁孝無他也此則舍旃舍旃之明驗也小弁之詩曰君子不惠不舒究之舒究云者舍旃而徐察之之謂也

唐風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三句

秦風一之十一

秦國名在禹貢雍州之域初伯益佐禹賜姓嬴氏其後中潏居西戎其七世孫非子事周孝王養馬於汧渭之間封為附庸而邑之秦其曾孫秦仲為大夫犬戎作難平王東遷秦仲孫以兵送之王封為侯是為襄公曰能逐犬戎即有岐豐之地故秦居西都其後遂代周而有天下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賦也鄰鄰衆車之聲白顛額有白毛也寺人内官令
傳命也朱子曰是時秦君始有車馬及此寺人之官
將見者必先使寺人通之故國人創見而誇美之也
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
耋
賦也阪漆隰栗所種之樹也定中之詩曰樹之榛栗
椅桐梓漆是也鼓瑟初有琴瑟也八十曰耋言寺人
傳令尊卑之分甚嚴並坐鼓瑟上下之情甚洽未見

如彼既見如此當此時而不樂則日月如流而老將至矣葢立國之初人情懽忻鼓舞之甚也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賦也簧笙中金葉吹笙則簧動故曰鼓也逝而不留曰亡逝者其耋言遲暮之景轉盻即至來日苦少也逝者其亡言少壯之年往而不返去日苦多也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詩序曰車鄰美秦仲也始有車馬侍御禮樂也

國之將興必有嘉祥所謂祥者非符瑞之謂也

物產茂育人心和樂則為祥莫大焉觀此詩之

所詠車衆馬多武備足也漆栗桑楊種植盛也

力耕勇戰之業兆矣其君能通下之情而忘分

以盡歡其臣能感君之恩而及時以自獻其慷

慨沉雄諸國不逮也招八州而朝同列有以也

夫然邦家新造首重寺人識者憂之故開國之

規模不可不慎也

駟驖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賦也驖驪馬也駟驖四馬皆驪也孔甚阜大也四馬八轡言六轡者兩驂內轡納之於觖故在手者止六轡也媚子所親愛之人也從公于狩習武事也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賦也時是辰時也辰牡者冬狼夏麋春秋鹿豕之類奉之者虞人翼以待射也公曰左之逐禽左也拔矢

括也舍拔則獲矢不虛發言御之良而射之善也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載獫歇驕

賦也閑調習也輶輕也鸞鈴也鑣馬銜置鈴於銜之兩旁故曰鸞鑣獫歇驕皆犬名以車載犬休息之也徐常吉曰田事既畢人遊而馬閑車輕而犬休見從容整暇之意也

駟驖三章章四句

詩序曰駟驖美襄公也襄公始命為侯而有岐

豐之地遵周之遺制用周之遺民故其射御田
獵之事猶不異於古所云觀其奉時辰牡非所
謂一發五豝乎公曰左之舍拔則獲與不失其
馳舍矢如破同矣游于北園馬閑犬息所稱蕭
蕭馬鳴徒御不驚者其庶幾焉故曰此之謂夏
聲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

小戎俴收五楘梁輈游環脅驅陰靷鋈續文茵暢轂駕
我騏馵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賦也此襄公命將使伐西戎將士之妻思而賦之也小戎兵車也俴淺同收軫也大車軫深八尺兵車之軫四尺四寸故曰俴收也䅶文貌梁輈輈軏也所以鉤衡以皮革五處束之其文歴録然也游環靷環也貫驂馬之靷於其中前却無定所以制驂馬使不得外出也脅驅以皮為之前係於衡後係於軫所以驅驂馬使不得内入也陰揜軏之横板也靷引車之韋帶也鋈續陰板之上有續靷之孔銷白金以沃灌之也

文茵以虎皮為車褥也暢長也轂所以貫輪兵車之
轂長於大車故曰暢轂馬色青黑曰騏左足白曰馵
板屋者西戎之俗以板為屋也溫其如玉美其德也
戎事雖尚威究以德為本故曰德威惟畏也亂我心
曲則其思念之情不能自已也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駵是中騧驪是驂龍盾之合鋈
以觼軜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
賦也赤馬黑鬣曰駵中服馬也黃馬黑喙曰騧盾干

也畫龍於盾合而載之以為車衛也觼環之有舌者
軜驂内轡也以觼係軜亦銷白金以為飾也邑城也
前在板屋野處也今在邑則築城也患西戎之侵盜
故築城以自衛且以鎮撫之也方將也言既築城邑
則必久居將不知以何時為歸期我胡然而念之盖
以義止情勉君子使久居其地也
俴駟孔羣厹矛鋈錞蒙伐有苑虎韔鏤膺交韔二弓竹
閉緄縢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賦也俴駟以淺薄之甲被四馬欲其輕便也羣和也厹矛三隅矛也錞矛之下端蒙雜伐干也畫雜羽於干上也虎韔以虎皮為弓室也鏤膺鏤金以飾馬胸之帶也交韔交二弓於韔中顛倒安置之也閉弓檠也緄繩縢約也以竹為閉而以繩約之檠弓體使正也載寢載興起居不寧也厭厭安重也秩秩有序也言既在邑而久鎮撫之當老成持重勿邀近功宣布德音使秩秩有序自近及遠則威惠所及彼將自服

如趙充國屯田以制羌實伐戎之要道也

小戎三章章十句

詩序曰小戎美襄公也易曰師貞丈人吉貞師出以正也丈人老成之將也夫西戎殺秦仲是襄公不共戴天之仇也又弒幽王是王法必誅不赦之賊也今襄公奉天子之命以討賊兵以義動可謂貞矣故婦人女子皆知敵愾而無怨心也所用之將又能嚴以自衛溫以和人老成

持重而宣布德音非所謂丈人乎宜其克復仇
恥而基伯王之業也夫其攻守异勢而仁義不
施乃始皇之過若襄公之經營締造則曷可少
哉讀駟驖小戎庶幾哉有車攻釆芑之遺風矣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
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比也蒹葭蘆葦也蒼蒼色老也遡流而上曰遡洄順
流而涉曰遡游言時至深秋葭蒼露白將結為霜肅

殺之氣也秦政嚴急有此象焉故君子感時事而歸
隱在水一方不可招而致也然君子非不欲仕也但
惡不由其道逆其道而求之將終不可得見順其道
而求之未嘗不宛在也而惜乎秦人終不能遡游從
之也

蒹葭凄凄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
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比也凄凄肅瑟也晞乾也湄水草之交也躋升也言

難至也坻渚也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之道阻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比也采采摧折也已止也白露不止則必爲霜矣右不相値而出其右也長與躋猶可至也不值而出其右則終不至矣小渚曰沚

蒹葭三章章八句

蒹葭刺遺賢也秦襄始封作西畤而祀上帝位

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文公嗣立初定三族之刑僭禮變法之端兆矣此與三代聖王之治如春溫秋肅之相反故周之獻民有抱道不仕而隱於山巓水湄者焉設使秦人改其嚴急之政以禮求之行其道而仁其民不追踪西方之美人乎無如霜露之勢日盛則是道阻且右而所謂伊人終不可得用矣詩人反覆於遡洄遡游之際蓋其以道維世之心流連而不能

已也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顔如渥丹其君也哉

興也終南山名條山楸也君子指其君也至止至於終南之下也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渥漬也渥丹赤而澤也其君也哉言容貌衣服稱其爲君也朱子曰此秦人美其君之詞亦車鄰駟驖之意也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此黻衣繡裳佩玉將將壽

考不忘

興也紀山之廉角也堂山之寛平處也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將將佩玉聲也壽考不忘頌戒之詞服其服居其位則宜有其德故祝其君之壽考又欲其不忘修德以稱此位也

終南二章章六句

終南秦人美其君也襄公之時岐豐之地尚為犬戎所據文公始逐戎而走之東獵於汧渭之

會至德公徙居雍則在終南之下也德公之子三人宣公成公遞讓國以及穆公而秦遂伯自文公至穆公累世皆有令德覩其錦衣佩玉聲明文物之盛不減於上國而秦人之頌祝亦與天保有臺相侶矣民罔常懷懷於有仁彼其所以撫綏之者亦必有道焉使其後世不改德宣成穆之業天倫雍睦民情愛戴即不變法豈不足以得天下無端而嚴刑峻令速其興適以速

其亡也人謂周之得天下也以德秦之得天下也以刑不知秦之得之也亦以德其失之也則以刑觀於秦風可見矣

交交黄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興也交交飛而往來之貌從穆公從死也子車氏奄息名特傑出之稱穴壙也惴惴懼貌慄悼殲盡良善

贖貿也蘇轍曰臣之託君猶鳥之止木黄鳥交交而和鳴三子乃不得其死曾黄鳥之不若也孔頴達曰秦人哀傷三子臨視其穴惴然悼慄乃愬之於天也朱子曰三子皆國之良若可貿以他人則人皆願百其身以易之矣

交交黄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興也防當也言一人可以當百夫也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興也禦止其侮也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詩序曰黃鳥哀三良也春秋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

哀之為之賦黄鳥君子曰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况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比也鴥疾飛貌晨風鸇也鬱盛密貌君子謂賢人欽

欽憂而不已也晨風疾飛而入林比君子高蹈而遠引也君子隱處心常思之思而未見故憂而不已不知君子因何故而忘我實甚盖欲知其所以去之之故而得其所以來之之術也

山有苞櫟隰有六駮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興也櫟柞櫟苞叢也駮梓榆也山宜有櫟隰宜有駮以興國宜有君子也未見君子則無以為國故不樂

也

山有苞棣隰有樹檖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興也棣唐棣檖赤羅也如醉則憂更甚矣

晨風三章章六句

詩序曰晨風刺康公也穆公好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求丕豹公孫支於晉詢玆黃髮昧昧思賢故士多歸之康公意怠賢人去

馬觀不承權輿之詩可見矣其上棄之其下思之并責其不可果於相忘此亦忠君憂國者之用心惜康公既棄君子并思君子者而亦棄之也國無小用賢則强亦無大棄賢則弱君子是以知康公之無能為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賦也袍襺也戈矛皆槍屬王于興師奉天子之命以興師也言豈為無衣而與子同袍乎因王于興師將

修戈矛以同敵王之所愾故先同袍以相親也朱善曰與子同袍恩愛相結於無事之時也與子同仇患難相恤於有事之日也許謙曰先王之制比閭族黨相保相受八家同井相友相助平居交得其懽心一旦同在戰陣則其恩誼足以相救此王者之兵所以無敵也秦地周舊也故無衣之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

賦也澤褻衣也朱子曰以其親膚近於垢澤故謂之澤戟車戟也長六尺周官建車之五兵戈殳戟酋矛夷矛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賦也行往也偕作始發也偕行則在道矣

無衣三章章五句

無衣勤王也案此詩當在黄鳥之前康公以後無勤王之事史稱襄王出居於鄭使人告難於

秦晉秦穆公將兵助晉文公納襄王殺叔帶此所謂王于興師也自平王東遷至於襄王八十餘年王室之聲靈不及於岐豐西都之民思先王如思高曾也戴時王如戴父母也一旦而奉王命以匡王室其忠愛感奮勃發於心而不容自已千載而下如將見之以如是之民而棄以與秦使秦撫而用焉不以禦暴而以之為暴可惜也故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者朱子曰

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質直無鄭衛驕惰浮靡之習以善導之則易興起而篤於仁義以猛驅之則其強毅果敢之質亦足以勇戰力農而成富強之業非山東諸國之所及也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賦也舅氏秦康公之舅晉公子重耳也出亡在外穆公召而納之時康公為太子送之而作此詩也渭水名秦都雍至渭陽者東行送之於咸陽也路車諸侯

之車也乘黄四馬皆黄也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賦也悠悠長也送舅氏而長思者念其母也瓊玉名瑰美石也佩玉之制天子純用玉諸侯以下雜用石

渭陽二章章四句

詩序曰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也秦穆公納晉文公康公送之見舅氏如見母焉故悠悠思之也經録渭陽廣愛也夫伯叔

者父之兄弟也舅氏者母之兄弟也列國之譜

牒可考矣非同姓之宗族即異姓之婚姻茍能

因愛父之故而愛伯叔因愛母之故而愛甥舅

則講信脩睦兵戎何自起哉觀康公以念母而

送舅氏遂能使文公入而晉國定文公伯而王

室安蓋因親以廣愛而其仁普矣故聖人有取

焉案無衣當在黃鳥之前此詩又當在無衣之

前然則詩之錯簡亦多矣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

賦也夏大也渠渠深廣貌承繼也權輿始也穆公好賢居之以大屋渠渠然深廣至於康公而禮貌衰矣雖大屋如故而每食無餘不能繼其始也

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賦也簋陳食之器易曰二簋可用享每食四簋言其盛也再言不承權輿深歎之也

權輿二章章五句

詩序曰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禮貌既衰賢人去焉盖自是穆公之伯業衰矣故康公屢敗於晉桓景哀悼數世不競以及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皆權輿之詩為之兆也是故國之興衰以人心卜之而已讀小戎無衣之詩人心合而知秦之必大讀晨風權輿之詩人心離而知秦之中衰向背之幾有如轉轂盛衰之應捷於桴鼓遍覽十五國治

亂得失之故亦可以不占驗而識妖祥不著蔡而定吉凶矣故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秦風十篇二十七章一百八十一句

御纂詩義折中卷七

御纂詩義折中卷八

陳風一之十二

陳國名在禹貢豫州之域帝舜之後閼父為周陶正武王以元女大姬妻其子滿而封於陳與黃帝帝堯之後共為三恪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賦也湯與蕩同宛丘地名洵信也望人所瞻仰也陳

國無政在位者皆遊蕩於宛丘之上國人譏之以為雖有情致而無威望也毛傳曰子大夫也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賦也坎鼓聲值植也鷺鳥名其羽可以為翳舞者之所持也

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翿

賦也缶瓦器可以節樂翿翳也徐常吉曰古者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今冬夏值其羽翿則無時

而不舞矣此書所謂恒舞也

宛丘三章章四句

宛丘陳人刺其上也昔胡公之封於陳也武王妻以元女大姬大姬好巫覡之事相沿成俗故在位者多敖遊而恒舞夫其遊而舞也亦有託而云然以為有情也且謂情之所鍾不妨越禮而不知無威儀之節則不足以定命無莊涖之容則不足以觀民有情無望非小失也古今才

士有文而無行其病皆在於此讀宛丘之詩其亦可以自儆也夫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賦也枌白楡也栩樹名子仲氏也子仲之子貴族之子也鄭康成曰之子男子也婆娑舞貌何指曰或舞於東門之枌下或舞於宛丘之栩下明其非一時非一處也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賦也穀善也穀旦良辰也差擇也高平曰原范祖禹曰民於善日則擇高明之地而荒樂焉是也不績其麻廢女工也市易也彼此交易而舞故曰市也

穀旦于逝越以鬷邁視爾如荍貽我握椒

賦也逝往越於鬷衆邁行也言穀旦往遊不暇擇地但視人衆之處而行焉則遊愈勤而志愈荒矣荍荊葵也椒芬芳之物也越以衆邁男女會矣於是男悅女曰視爾之貌如荍華然女遂貽以一握之椒而通

情好也此與鄭之采蘭贈芍同俗故詩人敘其事而醜之也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詩序曰東門之枌疾亂也疾其嬉遊而至於淫亂也昔先王之敎民也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傳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又曰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今陳之俗恒舞酣歌在民上者無冬夏而值其鷺羽其

下化之越鬷邁而市也婆娑則是上不勤禮而下不盡力也有男不耕孰授之食有女不績孰授之衣女遊而冶必至誨淫男惰而貧或至為盜是不勤致匱忘善而惡心生也立國如此何以長世君子是以知陳之先亡也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

賦也衡門横木以為門也棲遲止息也泌水名洋洋流動之貌朱子曰此隱居自樂而無求者之詞言衡

門雖淺陋而亦可以遊息泌水雖不可飽然亦可以
玩樂而忘飢也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
賦也姜齊姓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故以食魚取
妻概其餘也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賦也子宋姓豈其必者有亦不却無亦不求志有在
而不暇及乎此也

衡門三章章四句

衡門守道也人之有欲也皆期其必得必欲得而不得於是乎目前之境皆以為不可不知境不同而道同得其所以處之之道則境無不可而道外之物皆可以不必是故衡門泌水人所難安而心以為可則可矣道固無不在也魴鯉姜子人之所欲而心以為不必則果不必矣於道無加損也此則所謂素位而行不願乎外者

與可以無入而不得矣君子哉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

興也漚漸漬也鄭康成曰於池中柔麻使可緝績以作衣服興賢女能柔順君子成其德教也晤猶對也

言淑姬賢女君子宜與晤對詠歌相切化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興也紵麻屬答述曰語晤語者迭為問對相辨論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興也菅草名可以為索自述曰言晤言者各陳已意互証明也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池思賢妃也人君之德以養而成非一日之積也陳之為國舊矣太姬之初已有巫風繼世之君必有恒舞於宫酣歌於室者以為非此無可與娛也諍臣直言謂宜不邇聲色則格而不入矣詩人思有以易之以為誠得賢媛相

晤與歌與言如池水之漚麻漸漬而不覺久而化焉則自知巫覡之紛若不如淑姬之幽閒庶幾以琴瑟之靜好易羽翿之婆娑矣然而豈易得哉此關雎之君子所由寤寐思淑女也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為期明星煌煌

賦也牂牂盛貌煌煌大明也此與人有約而不信也東門之楊所約之地也昏以為期所約之時也如期俟之至於明星已出而不來是失信而爽約也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為期明星晢晢

賦也肺肺猶牂牂也晢晢猶煌煌也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楊刺無信也人之生也信義為大以義相約加之以信久要不忘所以為成人也世之衰也人棄信而忍於作偽離騷云曰黃昏以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亦猶是矣人情反覆可勝歎哉故君子之與人約也必審其所約之事必

擇其與約之人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思其反也

誠愼之也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

比也棘惡木斯析也夫謂陳佗也已去也誰昔猶疇昔也陳佗欲俟桓公之卒而作亂是墓門之棘也墓門有棘則宜斧以斯之乃佗之陰謀國人皆知而卒不能去盖自疇昔已然非一日之積矣追咎桓公也

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顛倒思予

比也梅美木鴞惡鳥訊告也蘇轍曰墓門有梅而鴞集之梅雖美將得全乎以比桓公雖有太子免以為後而佗在焉欲其無危不可得也歌以訊之告桓公也告之而不顧至於顛倒而後思予則已晚矣其後佗果殺免也則詩人之先見為不可及矣

墓門二章章六句

詩序曰墓門刺陳佗也左傳隱公七年陳五父如鄭涖盟歃如忘洩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是佗之不良國人知之鄰國亦知之而陳侯不知不明也知而不已不斷也不明不斷何以定亂是故歌以訊之望其明也斧以斯之望其斷也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誰侜予美心焉忉忉

比也防堤也邛丘也旨美也苕草名好生下隰侜誑

也忉忉憂也鵲巢於大樹防以止水安有鵲巢苕生於下濕邛乃高丘焉有旨苕今皆謂有之以比讒人駕為無實之詞以欺人所謂侜也誰如此以侜予心之所美使我忉忉憂之也

中唐有甓邛有旨鷊誰侜予美心焉惕惕

比也唐廟中路名甓瓴甋也俗謂之磚鷊小草雜色如綬惕惕懼也上章言以無為有此言似乎有之而實羅織其事也歐陽修曰中唐有甓非一甓也以積

累而成路音鷊綬草雜衆色以成文猶多言交織以成惑是也其倂更巧故憂之甚而至於懼也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詩序曰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夫讒賊亦多術矣防巢邛苕本無其事而妄謂有之所謂譸張為幻也唐甓邛鷊集衆小事而遂張大之所謂萋菲成錦也家國之際讒言一興變故百出誠可畏也書曰無稽之言勿聽謂人之多言茍非確

有証據槪斷之以勿聽則讒賊止矣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

賦也皎明也佼美也佼人謂夏姬也僚好貌舒夏徵舒也古人二名間有截用一字者如晉重耳傳謂之重樂王鮒傳謂之鮒仲孫何忌經謂之忌是也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淫於夏氏夏姬之子徵舒恥之故弒靈公此詩言當月出之時靈公悅夏姬之佼好而其子徵舒幽窈糾結勢必為亂故中心憂勞又悄然

而不敢言也

月出皓兮佼人劉兮舒懮受兮勞心慅兮

賦也皓月光白也劉美而清也懮受憂思而忍受也慅煩亂也悄然不言而中心煩亂不知所為也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紹兮勞心慘兮

賦也照月光照人面也燎人面亦有光也夭鷮變紹糾緊慘哀痛也言其憂思而忍受者今夭變而糾緊則禍發甚速故煩亂者至於哀痛知靈公之必不免

也

月出三章章四句

月出憂靈公也淫之為禍烈矣淫人之女如其父何淫人之妻如其夫何淫人之母如其子何當其月皎人僚色授魂予之時而環伺而欲刄之者已不可勝計矣聖人錄月出使淫亂之人知懼愛愈甚則禍機愈烈庶幾有畏而中止非徒播靈公之惡於衆也

胡為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

賦也株林夏氏之邑也夏南徵舒之字也朱子曰靈公淫於夏氏朝夕而往其民相與語曰君胡為乎株林乎曰從夏南耳然則非適株林也特以從夏南故耳蓋淫乎夏姬不可言也故以從其子言之詩人之忠厚如此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賦也說舍也馬六尺以下曰駒說于株野者暮來而

不返也朝食于株者未暮而即來也駕馬乘駒往來不息朝朝暮暮流連不已何為也哉則不必問而可知矣

株林二章章四句

詩序曰株林刺靈公也朱善曰衛之亂至牆茨而極於是有狄入衛之禍陳之亂至株林而極於是有楚入陳之禍然則狄非能入衛也宣姜實召之也楚非能入陳也夏姬實召之也此所

謂女戎也比事以觀可以為淫亂者之戒矣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為涕泗滂沱

興也陂澤障也荷芙蕖之葉也美人賢人也澤陂之草兼有蒲荷以興國中之美止有一人也夫有美一人可謂少矣又棄而不用則其傷心當如何哉無可如何故寤寐無為但見其涕泗滂沱而已此如賈誼之痛哭流涕實有所不容已也

彼澤之陂有蒲與蕑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為中心悁悁

興也蕑蘭也碩大壯盛也卷眷戀之意言忠君也碩大而且忠君授之以事宜無不肯為者乃寤寐無為但見其中心悁悁而已悁悁猶拳拳也

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為輾轉伏枕

興也菡萏芙蕖之花也儼矜莊之意言敬事也碩大

而且敬事授之以事宜無不能為者乃痞痳無為但見其輾轉伏枕而已涕泗滂沱急欲為也悁悁不忘為也伏枕則無志於為矣傷之至也

澤陂三章章六句

澤陂傷時也靈公淫荒泄冶諫而殺之諫臣被殺則忠臣束手傷心涕泣而末如之何故痞痳無為也夫天下之事天下之人為之也或有事而無為之之人或有人而不得為其事如此詩

之美人碩大卷儼才足有為且急欲為事至於流涕而事卒不可為乃至無為而伏枕所謂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也故變風終於陳靈天下之亂至此而極矣

陳風十篇二十六章一百一十四句

檜風一之十三

檜國名在豫州外方滎波之間周武王封祝融之後於此鄭武公滅之而遷國焉

羔裘逍遥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賦也逍遥閒適也此君子去國而思其君也言羔裘以燕居狐裘以視朝衣服容止宛然在目豈能不爾思乎所以決於去者以朝無善政故我心忉忉而不能安也毛傳曰國無政令使我心勞是也

羔裘翺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賦也翺翔遊行也堂路寢也人君日出視朝退適路寢以聽大夫所治之政在堂者但在而已無所設施

故我心憂傷也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賦也如膏潤澤而明也有曜照之有光也但華其衣服而不勤於政治故君之服愈美而我之心愈悼也

羔裘三章章四句

詩序曰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夫華其衣服逍遥翺翔皆細故也而君子去之者以道揆之也好華麗則日即於奢喜燕居則日習於怠奢

者儆政之首而怠者積惡之原君子覩微而知著故決然去之也去之而猶思之不忘君之恩也思之而以去之故告之猶冀君之悟也故曰以道去其君也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勞心慱慱兮

賦也庶幸也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棘瘠也季本曰棘葉少而枝瘦故謂居喪骨立者為棘人也欒欒毀瘠之貌輔廣曰素冠欒欒情與服稱也慱慱憂勞之

貌世衰禮廢不行三年之喪故祥以後之衣冠不復見矣賢者遭喪欲復古禮而獨行無助思得一素冠欒欒之棘人與為同志而不可見故勞心慱慱也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賦也素冠則素衣矣思而不見故傷悲也欲與同歸愛慕之詞也

庶見素韠兮我心藴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賦也韠䕶膝朱子曰韠從裳色素衣素裳則素韠矣

蘊結思之不觧也與子如一甚於同歸矣

素冠三章章三句

詩序曰素冠刺不能三年也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賢者俯而就不肖者跂而及檜國之俗不行此禮久矣舉國不行而莫以為非一人行之而反以為恠賢者思一同志之人而不得故憂之也勞心慱慱非虛語也凡人之心根性而動父母之愛天性也性之所動心不容已故

未見而傷悲蘊結其心實有所不安也既見而同歸如一以為必如是而心乃盡也先王制禮亦因是心而已豈强民而為之哉

隰有萇楚猗儺其枝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

賦也萇楚羊桃也猗儺柔美也夭少好貌沃沃光澤貌子指萇楚也朱子曰政煩賦重人不堪其苦歎其不如草木之無知而無憂也

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賦也樂無家者苦有家之累也

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賦也一門之内曰家夫婦所居為室樂無室者併不能養其妻也

隰有萇楚三章章四句

隰有萇楚民不樂生也夫人懷五常之性為萬物之靈誰甘於冥然無知者且有心知則必有情欲聞以未有室家為苦矣未聞以無室家為

樂也萇楚之民樂無室家困之至矣言其樂深於訴其悲也其所以致此者豈無故哉故君子聞安樂之音思仁政之所以造福聽哀苦之言思虐政之所以斂怨則為法為戒之心油然而興矣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賦也發揚起貌偈疾驅貌鄭康成曰周道周之政令也怛驚動也朱子曰言常時風發而車偈則中心怛

然今非風發也非車偈也特顧瞻周道思念王室故
中心為之怛然耳

匪風飄兮匪車嘌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

賦也飄回旋也嘌漂搖不安之貌弔悲悼也有傷今
思古之意矣

誰能亨魚漑之釜鬵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興也亨烹同漑滌也鬵釜屬西歸歸於西周也朱子
曰誰能亨魚乎有則我願為之漑其釜鬵誰將西歸

乎有則我願慰之以好音以見思之之甚但有西歸之人即思有以厚之也

匪風三章章四句

匪風思西周也鄭桓公寄孥於虢檜之間武公繼桓公為平王司徒乃得虢檜之地而徙封焉是東遷之初虢檜猶在也檜之君子覩平王之政令非復文武之舊是以中心怛弔而思西歸也夫其思西歸者非直為河山之固也蓋為惠

鮮懷保西周之所以撫其民者東周不復見矣禮樂征伐西周之所以經其世者東周不復存矣故慨然興懷欲以文武之道治之也已不能歸而思能歸之人則其所懷之好音必天下之至計而惜乎當日未有聞之者也

檜風四篇十二章四十五句